

The background of the book cover is a repeating pattern of stylized green flowers and leaves. The flowers are arranged in vertical columns, with some fully bloomed and others as buds. The leaves are large and rounded, positioned below the flowers. The entire pattern is printed in a muted green color on a light brown, aged paper.

巧克力

羅蒂洛夫著 林淡秋譯

2. **KIAO KE LI**

新加坡總經售

↑與葉翁去那為則水天
又說又仍變節不竟因熱突驟真凶賊、下來也那那又賊

。滿
藥酒甜意一心一賊。兼離去主罪許、中意痛痛痛請
閃閃全銀燕封本屬小西婦謝由真首罪圖一匪。解愛一賊、兼
說會那的門前；前前不感不、前前兼長是只賊。每一賊、兼
門這去高解是呈登。罪罪罪凶罪罪凶罪罪客去凶水罪罪了兼
忠罪罪在賊。下悲**第一部**解、來時、兼罪罪、
罪罪罪凶罪罪罪罪罪。前罪罪罪罪去心凶賊時、下兼新
罪罪罪到兼兼、兼兼前一罪賊此。來賊罪罪罪罪水、兼

少女醒過來時，被自己睜開的眼睛所瞧見的灰暗半房迷
惑着。戰慄流過她冰冷的身軀。她睡覺時盤縮在身下的那隻
脚的刺痛的麻痺，增強了她的神經衰弱。她覺得自己被或種
暗昧的，預示不祥之兆的威力所陷害了。突然間一種酷烈的
苦痛抓住她的心兒，週遭的情狀顯得清清楚楚的了：又硬又
狹的長櫬；跌落在地板上的外套，用作枕頭的燄手筒，以及
那為不熟識的鼾聲刺破了的深沉的靜寂。在隔壁，水點伴着
均勻的間歇一點點地滴流着，悲哀地滴在一個淺鍋中。

她感到無告與孤單，於是又落淚了。但在一夜痛哭之
後，她不能再哭泣了。她的發痛的喉嚨感到窒悶和苦澀。她
小心翼翼地伸出那隻麻痺的腿拾起她的外套，機敏地傾聽
着。

——只要我能够停止思想呀！只要我能够停止思想呀！

但在那光亮的絳色鬢髮——牠此刻是蓬亂的，沒有光澤
的了——底下的或一地方，另一種小小的聲音帶着無情的執
拗在反複着：你不得思想，你不得思想呀！萬一他們今

天跑來把你抓去鎗斃呢？

她又戰慄起來了，她的身軀突然因發汗而變得又黏又濕。

在隔壁的廊道中，有誰在走踱着。她一心一意地傾聽着，像一隻被逐到一個暗角裏的機敏的小鼠在徒然地企圖閃避貓兒一般。那足步是整齊的，不匆不忙的；牠們的聲音掩蓋了那漏水的水管龍頭的單調的滴瀝聲。這足步漸漸走近門口，漸漸更加響起來，接着又過去了，消逝了。她的恐怖也消散了，但她的心依然跳得可怕。透過黎明時的灰暗的房窗，亮光漸漸清晰起來。此刻唯一的聲音，就是睡在那些房角裏的男子們的鼾聲。

——他們真是畜牲呀！他們怎會這樣安安靜靜地睡覺呢？前一天夜裏，他們中有五個被抓出去了，到此刻還沒有回來。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呀，他們到底怎麼樣了呀！

她想到這裏的時候，她的敏捷的想像喚起了那石鋪的院子的黑暗的角落，喚起那些沾染着被鎗斃了的人們身上的鮮血的土堆。她有生以來從未實際看見過這樣的東西，連在圖畫中也沒看見過，但近來有人非常明瞭入神地告訴她這一切，竟使她正像實際經驗過那樣活靈活現地記憶着這故事。

那個勒脫*說，我們全體的命運都要在今天處決。五個先結了；只有四個留着。也許不到四個了。

她站起身來，恐怖着，開始豎起趾尖沿着牆壁偷偷地走着！考察着。那包裹在一件皮外套裏的肥胖的基塔諾夫的形像的輪廓現露在窗邊，圓圓的像一個球。在離他兩步的角落裏，躺着珂凡隆斯基，他在一件兵士的大衣底下展伸着他的長腿，再遠一點，棧子的近旁，躺着那個不認識的男人，

*Leti, 俄國里窩尼亞的居民——譯者

他的之那的凝視的眼睛帶着瘋狂的專注釘視着遠處的什麼東西。

他的名字是非常轉動的。非尼珂夫。我從沒有聽過這類的名字。有一種甜蜜得令人作嘔的只有黏性的。蘇鍊。而猶如喜德似學不大懂事。他是那種未曾和世界掙扎過的。也許這種人的逮捕就是由他招致來的。

她記得他怎樣用鈍澀的聲響急促地哼着“非尼珂夫”，連那個在檢驗時寫着他們的名字的勳脫也停住問了一句吃驚的問話：“什麼什麼？非尼珂夫？”那個不認識的真人用勁地重複一聲；那勳脫立刻鎮靜下來，把他那探究的注視移到珂凡隆斯基身上。

這真是珂凡隆斯基嗎？但一個人怎麼知道？你不能看出別人的心呀。珂凡隆斯基，衛隊裏的副官，一個放蕩的人兒，老在追求着歌舞團的少女們，渾身是債，窮得可憐……她突然顫抖起來了。這位珂凡隆斯基到底同誰比本領而結果徒招殺身之禍呢？

還有基塔諾夫——那個肥胖的，光油油的，修飾得很漂亮的、臉龐刮得光光的劇場導演者，聰明活潑的年輕的女演員們的偶像！但人們能夠從這種殘酷的人類的捕鼠機求得一點憐憫甚至一點常識嗎？

——全體，全體都要吃鎗斃，我也在內。爲什麼，爲什麼呀？她機械地扭着手指，絞着兩手。

天氣變得更涼爽了。北方的黃色的陽光從地平線的邊緣後邊湧現出來，像一個弱斃了的人兒，晶瑩而清晰，緩笨地爬向白色的房窗所凝視着的黑暗的院子裏的水井。他又感到苦痛的孤單。她匆急地，不聲不響地回到長榻上，躺下，把

自己從頭至腳包裹在她的外套的軟軟的毛皮中。

東邊井只要我能够停止思想，只要我能够停止思想呀！

她透過緊閉的牙關，這樣對自己喃喃地哼着，頑強地企圖遏止那些執拗的擾人的思想。她的張大的眼睛在裏邊的黑暗中看不見什麼。由於她自己的口氣和撫觸着她的鼻子和兩頰的軟毛的作用，她突然感到樂意的暖和和舒適。而香水的氣味更清如芬香的五月早晨的新刈的乾草。

——這香氣一定是從我那濕透了淚水的手帕發出來的，這手帕是塞在我頭下的暖手筒裏的。

但她並不想伸手去掏牠；她的兩手是軟弱無力的了。這裏突然變得多麼幽靜和輕鬆和舒適呀！她記憶起一張軟軟的睡床……。但這也許不再是一張睡床，却是……一片草地，一片在晒滿了陽光的蒼翠的公園裏的一株菩提樹底下的小小的草地。而一片狹小的草葉撫觸着她的耳朵。……頭上，在和可怕的深淵一樣深沓的無邊無際的蔚藍的天空，雲塊在疾捲着，互相追逐着。可是不對呀，這些並不是雲塊。牠們變成了一輛在花爾馬車路的砂礫上輾轉着的馬車的急滾的車輪。她的兩腳包裹在一條毛毯裏，這是由一個兩手套着棕色的野羔皮手套的艷麗迷人的青年給她安排好，包裹好的。她心想揚起像一層迷霧般懸掛在她眼前的睫毛。她急欲給他一種歉疚的，溫柔的，撫愛的瞥視。他是愛德華，大英公使館裏的愛德華。他能够不馬上給她一塊開戀公司的巧克力、她在散步時愛吃的巧克力嗎？她抬起眼睛。老天爺！可怕呀！這並不是愛德華——這是另一個人，光頭，大臉。她的鬚髮因恐怖而顫抖起來。這是那個勒脫……那個曾經拘捕他們全體的勒脫呀！他帶着一種殘酷的仇視的冷笑釘視着她。他的一隻強壯的手從她的膝頭拉開了毛毯。

“葉利娜·凡侖替諾夫娜！葉利娜·凡侖替諾夫娜！我

親愛的，不要憤怒呀。他們來抓你了。”

她聽見基塔諾夫的沉重的聲音。他正站在她面前，怕怕縮縮地拉着她的皮外套。他的頭髮是梳理過了，但他的領和領結都沒襯上，牠們都放在窗台上，這是被他不經意地丟在那兒的。柯凡隆斯基從一個角落裏注視着她，他的歪扭的臉龐在搖蕩着。在他近旁，她看到非尼柯夫的安靜的，不動神色的凝視。他是漠不關心的。那些言語和動作都沒有擾亂他……但這一切一忽兒就過去了，像在銀幕上一樣。一個矮小的黑人在掌理一切。他一定是一個矮小的猶太人。他站在那長櫈的近旁；他身邊伴着一個像他的影子一樣的巡兵，巡兵的槍上裝着刺刀——一個紅軍。葉利娜好像躺在彈簧床上似的，跳了起來，抖擻她的裙裾，把那外套丟在肩頭上。

“把一切東西都隨身帶走吧。”那個矮小的黑人吩咐她，一邊指點着長櫈。

——爲什麼要把一切東西帶走呢，難道我不會回到這裏來了嗎？葉利娜的心兒變成霜冰了。她用顫抖的兩手給她的絲頭巾覆在頭上，抓起她的暖手筒，穿上她的套鞋。她並沒有停步向別人告別。她跨着匆急的熱狂的腳步，跟那矮小的人兒走入廊道。巡兵在他們後邊笨重地慢踱着。當他們走過那些牢房的時候，囚犯們的迷惑的眼睛對他們閃射着。

“讓要發生的事情趕快發生吧。”

她突然感到一陣火熱。她的兩頰在燃燒着。他們沿着廊道走踱着，走下一道樓梯。接着她們又穿過另一條廊道，於是沿着一條迂迴曲折的路道，走到一道新的樓梯。他們走過了這道樓梯。他們走過了兩個門口，於是在第三個門口前面停住了。

“在這兒停一息。”那個矮小的人命令巡兵道，一邊讓葉利娜先他走進門口。

這房間的壁紙的顏色，是跟紅葡萄酒的顏色一樣的。葉利娜最初的印像，像有一點一點的鮮血射進她的兩眼似的。一方罩着櫻桃色的窗幔的大窗朝着街道。在這窗跟放着一個滿蓋着灰塵的書架，裏邊裝滿了文件；門邊靠牆放着一張檯子，檯上也亂堆着文件；房的中央放着一張大檯子。這兒坐着一個修飾得很整潔的漂亮的男子。

“這是葉利娜·凡侖替諾夫娜·凡爾茲。”她的護送人說。

那個坐在檯後的男子抬起他的眼睛。他的瞥視是煩腦的，倦怠的，無意思的。

“坐下。就坐在這裏吧。”

他推給她一把椅子。亮光透過房窗落在她的面龐上。那個漂亮的男子繼續嚴肅地沉靜地書寫着。葉利娜坐下，那個矮小的人兒也在她旁邊坐下來。難堪的靜默給他們束縛在一起了。小小的槌子在葉利娜的太陽角裏敲擊着。

後來，那個漂亮的男子寫完了，用吸水紙在紙頭上一印，就給他推在一邊。他拿了另一張紙，在他上邊做了一個記號，於是冷淡地問道：

“你的姓名，職業，和住址？”

“葉利娜·凡侖替諾夫娜·凡爾茲，歌舞團的舞女，卡匹塔斯卡雅街三十八號，第四家。”

“昨夜你為什麼在基塔諾夫的房裏？”

“我認識他很久了。他的剃邊上的老朋友們時常去看他的。現在，當一個人快餓死了一對的，快餓死了一對的時

候——”她不禁湧出一支淚泉，牠使葉利娜的兩眼模糊了。類過這模糊的迷障，她瞧見那漂亮的男子的暗影在遞給她一瓶水和一隻玻璃杯。

——是的，是的，我立刻就會安靜下來了。只要我說出真情，就沒事了嗎？哦，是的，我知道那個的。

“但是你要我說什麼真情呢？我什麼都不知道，完全不知道呀。”

但那漂亮的男子拿了一封信給她看，從信套裏邊抽出一封信來。

“沒看見過，我以前從沒有見過牠。我此刻第一次看見牠。”

那末牠怎麼會剛巧落在這櫃子的旁邊，剛在她在基塔諾夫房裏被捕時所坐的那椅子邊沿的地毯底下呢？

“哦，但我怎麼知道呀！”她覺得彷彿有一網東西，不是一網線，却是一網可怕的生鐵的鏈條和粗重的繩索，壓在她纖弱的身上。這種思想刺進了她的心靈。

——我是完結了！

“我是完結了！”她的蒼白的雙唇低語道。

她的矮手筒跌在地板上了。這兩個人——那鎮靜的、漂亮的男子和那狂熱的矮小的黑人——的嚴厲的、切熱的查問愈刺愈深，一直刺進她的心裏。她的兩手痙攣地抓住櫃子，狂暴的抽搖在她喉嚨裏盤旋着。一切東西都在搖視着，漂浮着。

……又是那種沒有音調的冷淡的聲音：“鎮靜些吧。”

她的頭軟弱地，舒適地靠在椅背上。她的眼睛瞧見一個用荷蘭的彩磚造成的火爐的稜角。我以前到過這兒嗎？是的，同是這個房間，同是這班兇惡的人，不過那矮小的黑人

的警視似乎比以前稍稍溫柔一些。

“告訴我，”他突然問道，他的尖銳的聲音在她耳朵裏震響着。“恰在這房子被包圍以前，在‘切卡’偵察員進房以前，誰在你的旁邊？”

——哦，是的，我記得的。我立刻就要告訴他，……。我應該告訴他嗎？我應該洩漏祕密嗎？……多麼下賤呀！……這樣是犯罪的，卑鄙的呀！

“注意，”那漂亮的男子突然說道，打破她的靜默，我們已經知道那時和你同伴的，是哪幾個人。事情已由先你來這裏的那五個男子的口供證實了。你的答話不過洩露出你對此事的共謀的程度吧了。你和這事有關係，以及這事的性質，在我們，都像我是檢察官高斯脫這個事實一樣明白。”

——原來就是他，就是那可怕的高斯脫呀！

她伸出一手接了那杯水。她的牙齒碰擊着杯子沿邊的紋路，震戰作響。

不，她一點也不隱瞞，一點也不，一點也不……。是的，那個軍官珂凡隆斯基那時坐在她的隣座，但他手裏並沒有什麼東西，一樣東西都沒有——唉，只要他們肯相信她的話語呀——沒有信，沒有信封。對於這，她要用一切世界上任何人都認為聖潔的、寶貴的東西來發誓……

“你甚至肯用你的生命來發誓嗎？”高斯脫突然打斷她的話頭。

“我發誓呀。”

“那末，好了。珂凡隆斯基的隣座又是誰呢？”

“他的隣座嗎？”

“是的，他的隣座。”他的隣座……沒有什麼人……。但在近旁，稍稍離開一點兒——大約有兩步路的距離——有

一個人坐在窗台上。他叫什麼名字嗎？……非尼珂夫。”

“你以前沒有和他碰頭過嗎？”她問。那矮小的黑人阿諛取媚地笑了起來。那矮小的黑人帶着“哦，上帝在上，我生平從沒有和他碰過頭！從沒有，從沒有碰頭過！”的聲調，他為許多星期前，大那的激刺索問——“好！你還有什麼話說嗎？”——而發着笑。阿諛取媚地說：“沒有什麼。”“沒有什麼？”“沒有什麼？”“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
筆尖在紙上無聲無響地飛跑着，從一行到另一行，跳着——一種奇怪的，預示不祥之兆的 minuet。*

“聽呀！”

——哦，我在聽呀。但我聽不見什麼。還有什麼事？

“簽你的名！”

她用一隻顫抖的手拿起鋼筆。牠彷彿在反抗她。她把極短的‘Valts’寫成一種散漫的，扭曲的字。

“在這裏坐一息。”

那漂亮的男子拿着文件穿過一道側門走開去了。

那矮小的黑人露出閃光的鑽戒——她以前怎麼沒有看到牠呢？——掏出一個印着金色大花字的紙烟盒。他隨隨便便地說道：“你抽烟嗎？”

她憤憤地對他扯了一個謊。

她很想像一隻貓一樣地撲到他的身上，抓破這矮小的黑人的刮得光光的兩頰，又用銳利的指甲……

——我的上帝呀，我很久沒有修指甲了！我今天連臉都還沒有洗過呀！我一定是惹起人厭的！

*一種徐緩端莊的跳舞。——譯者

“一支淺藍色的輕烟靜靜地、畢直地升了起來。那矮小的黑人抽着紙烟，可是他的眼睛却斜瞥着她的頸項。”

高斯脫突然開了門，向她打招呼。“請跟我來。”她又爲一種寒戰所侵襲。她的兩臂聳起了汗毛孔。她帶着吃驚的眼光，在那原是金黃色的、而此刻却褪了色、變成烟草色了的綢門帳後邊服服貼貼地跟着他。他此刻是在一間深藍色的辦公室裏，站在一張莊嚴的哥特式的檯子面前。她看到一個站在窗跟的高架子的男子的狹長的影子。這影子移到檯跟，坐了下來。

“好，高斯脫同志。你出去停一息。告訴利浦雪維支同志，在我沒有按鈴以前，不准任何人進來。不准任何人進來——告訴他把這話語轉知樓下的門房。”

他要幹什麼呢？葉利娜表示輕蔑的樣子。

但他的聲音是可愛的、深沉的、誠懇的……高斯脫走了出去。門關了。

“我是佐丁，當地‘切卡’的主席，公民凡爾茲。”

爲了或種奇特的理由，葉利娜並不驚嚇。他彷彿是她偶然在街上碰到的一個老朋友，一個預備告訴她一個有趣故事的老朋友一般。那印在壁紙上的立方體的曙光，在漸次褪去了色澤的金色的綢窗幔的映襯下有如一個遙遠的深淵。窗架非常顯露地襯在窗上，彷彿那些玻片是不存在的了。街上的白霧和慣聞的汽車的臭氣自由地爬進辦公室來。那個好像一個老朋友一樣的陌生人坐在檯子跟前，他的聲音有時被電車的轟聲所淹沒了。

他說了這麼久，到底說些什麼事情呢？此刻能够辨認出他的臉孔了，消瘦而蒼白，襯着兩隻大眼睛，一小簇黑鬚，一支稀薄的筆尖的鬚髯。那修刮得很馬虎的下巴，在黑襯衫

緊貼的衣領上邊凸了出來，襯衫外邊套着一件黑色的上衣，他一定是一個工人。他的確像工人模樣，這位佐丁了。爲什麼他看來老是這麼可怕？那些關於他的可怕的故事呀！爲什麼我馬上就被領到他跟前來？難道這件案子真的這樣嚴重嗎？哦，是的，當然因爲那封倒覆的信呀！多麼可怕！也許這信是他們自己放在那兒的，爲的是要把個個人都牽入這件案子，可以任意鎗斃他們……。但他此刻在講些什麼事情？他在說些什麼話？此刻在說話的，就是他——這位佐丁呀。

“不要在我面前怕難爲情，不要隱瞞什麼，你必須告訴我一切事情的底細。”

“但我必須告訴你什麼呢？”

“告訴我此刻問你的事情：在這些男人中你同那幾個相好，以及什麼時候開始相好的。”

她畏縮着，彷彿有一根鞭子打在她的臉上似的。她的兩頰湧起了紅潮。

——世界上任何代價都不能使我說出這個呀！我決不肯說！他怎敢問起這個來！我是一個歌舞團裏的舞女，他將我怎麼辦呀！

她的思想和感情統統淹沒在那宜洩她的悲哀的心曲的淚潮中了。

——水瓶在那兒呢？爲什麼沒有誰給我一些冷水呢？他依然和以前一樣的坐在那兒——一動也不動呀。

“你誤解我呀，公民凡爾茲。我並不想用我的猜疑來侮辱你，也不想毀壞你的名譽——一個女人的名譽。我要知道的，是你所扮演的角色，你在這件案子裏所扮演的角色，不是在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

——唉，他的聲音裏邊的殘酷的聲調發展得多麼快呀！

“我要知道你所扮演的角色，不是在舞台上，却是在這班男人中所扮演的女人的角色。政治是殘酷的東西。在你那時所坐的椅子旁邊的地毯底下找到的那封信中，說起那由於政治上的動機而謀殺人的事情——謀殺我們的負責的同事的事情。同時在搜查時和你一同被捕的幾個人的文件中又找到幾封信——你寫的信……我希望你此刻懂得爲什麼我執意要知道你對於我的問話的準確的答語。你不要因爲虛偽的羞恥而不敢直說。”

但葉利娜却靜默不言。

——唉，這是多麼殘忍呀，多麼機詐地殘忍呀！他們怎好企圖這樣急迫地究明這事情的底細呢？我的信嗎？他們從什麼地方獲得牠們的呢？

但佐丁不再看着她了。他已轉臉看着房窗了。

——也許這樣比較好些。當一個人說述這種事情的時候最好不要看着他的眼睛。爲什麼不用一個女人來審問我呢？然而……不要，不要。還是不要好……還是不要女人來審問好。一個女人不會懂得這個的。

“哦，這是多麼可怕呀？”她說。

“人們總是傾倒於情慾的，而我們又不全是清教徒。有時我們的心誤了我們。你對那個不必害羞，”佐丁鼓勵她。

“所以不要在我面前怕難爲情。你的祕密將在此絕跡的。我甚至不把牠寫在紙上。我所以叫他們關好一切房門。”

——我怎樣回答呢？我同他們中那幾個相好呢？

哦，是的，那個軍官珂凡隆斯基。但……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在戰爭開始的當兒。他常常從戲院護送她回家，走進她的房裏，不過那時，不過那時……他倆很久沒有會面了。他在前線。可是現在，現在……不錯，他會上

從來看過她一次但她從沒有到過他的房裏。

“還有誰？”

“還有那個丹達凡羅夫斯基。但你已經審問過他了。因為在一塊兒演，大家就親暱起來。而我們自己也不把這種私通看得很嚴。同樣的還有……基塔諾夫。他吊我膀子吊了很久很久。是……這樣可愛。這樣誠懇，這樣有趣……而同時又很錢。”

“還有？……還有？……”他固執地問着，好像她所說的這幾個人不在那些被捕的人之列似的。“非尼珂夫是不是呢？”

“非尼珂夫不是！我已經告訴你了：我只和他見過一次面。我們在基塔諾夫的房裏被基塔諾夫介紹一過。那時他客氣得使人作嘔，但他並沒有說一句話。我們簡直沒有談過一句話，沒有談論任何事情。”

她受過男的錢嗎？她又紅起臉來，眼淚衝到她的眼睛了。

“你什麼用意呀？那個你一定也要知道嗎？沒有一樣東西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嗎？沒有一樣東西值得一個女人當作自己的祕密而收藏着嗎？”

她受過別人的錢嗎？

“是——的……我受過……一點兒。從他們每個人都拿過一點……。唉，只要你知道，佐丁同志……”

——唉，我的上帝，我此刻說什麼話呀，清醒過來吧，葉利娜！他並不是你的同志呀！

“不對，不對，不對，”她狂亂地喊着，並不是特別對誰喊的。“只要你知道，佐丁同志”她歇斯地繼續喊着，眼淚流下她的臉龐——“只要你知道一個歌舞團裏的舞女的

生活呀！從十五歲起……她就被迫……的，是的，她是被迫的——！這是歌舞團所固守的一個例——她被迫把自己的身體賣給下流的、骯髒的男子們……我親愛的佐丁呀，……佐丁，我的同志，……。我確你的好意決不會侮辱我的。那種有黏性的生活……那種有罪的生活已用她那惡臭刺鼻的骯髒的腳爪抓住我們了，我無可挽救了，我們得不到援助了，我們污穢不堪，無可贖了。只要……只要我有機會賺得……一點麵包，一點正當的麵包呀……難道我永遠要……？哦，不過這對你說是沒有用的！你不知道那種深淵，那墮落的人們的無底的深淵，這都是基塔諾夫叫我到他那兒去，介紹我結識——他叫什麼名字呀？——非尼珂夫。他說，‘他會給你錢，——給你很多錢。’而我那時當真要餓死了。是的！……要餓死了！……我賣完了全櫃的衣服。留下的只有這幾件了——這外套，這手筒，以及三件衣衫。……我親愛的……最親愛的……佐丁同志！我從前是一個高等小學的女學生……我在高等小學中途輟學了。只要一點點生活呀……不要奴役，却要生活……真正的生活……只要一點點呀。我在要求牠呀！我在向你要牠！我情願工作！我急想工作呀！如果我找到了一點工作，我還要出賣我的身體嗎？簡直是一個賣淫婦呀！我就是這種人！”

葉利娜在一陣被苦痛逼迫出來的哽咽中無可奈何地卷縮成一團，溜到地板上了。她的頭巾溜開了；她的外套亂堆在地毯上。她的蓬亂的鬚髮黏住她的鬢角，只有她頭髮的鮮明的褐色和她那小耳朵的柔媚的粉紅色，對這蔚藍的哥特式的房間的閃光的房窗外邊の灰暗的、遼遠的、淡漠的天空閃爍着，證明這裏有一個爲苦痛所打擊的女人在哀哭着。

十分意外的，她的可憐的小手突然感覺到一個男子的觸

緊的握持。

“不要這樣，凡爾茲同志！起來。掙起身來。鎮靜些吧。”

這是佐丁在說話。她聽見他的愉快的聲音是多麼快活呀！

“在最後的目標上，我們的鬥爭是一種爲着那些被資本家所剝削、被他們剝奪了一切的人們的幸福鬥爭，因此也是爲着像你這一類人的幸福的鬥爭……起來，振作起來吧。如果你願意，日後可到這裏來……如果你喜歡——就在後天一點鐘來吧。我會幫助你，我準備着幫助一切同志的……至於此刻，你振作起來吧，穿上你的外套，出去好了——你是自由了。”

佐丁在櫃上按一下電鈕，門外湧起一陣響亮的，充滿了週遭的鈴聲。

空中照射着陽光。門柱的朱紅的色澤閃耀着光輝。塵埃在輝耀的陽光中狂喜地旋舞着。陽光的溫柔優雅的手指輕撫着他那低垂的睫毛。太陽散佈着春天的無聲無息的濃烈的醜興。

“那個人是誰？……凡爾茲嗎？……有什麼事情？……我叫她來的嗎？……不記得了。……很好。讓她進來吧。”

睡興壓倒了一切。他的兩手是軟溜溜的了。他不能睜開他的眼睛；他不能集中他的思想。他該到家裏睡一覺，傍晚再回來工作。

“叫卡茲曼同志來！……凡爾茲嗎？讓她等一息吧。”

他轉到另一個電話機。“普拉斯托夫，普拉斯托夫同

志！只要談一分鐘就够了。你接到了帶齊的關於那個——你叫他什麼名字呀——到芬蘭去的海軍軍官的報告嗎？……沒有接到嗎？怪極了。馬上再去問一問吧。你還在守候着他們嗎？好極了！把那法國的飛機師送到這裏來問一問，愈快愈好。辦不到了嗎？……多麼可惜！無論如何，我總盼望你親自留心這件事，同時還得留心那個水手，別讓他跑開。

“……我還有事情要和你說，亞布藍……”

“……我不需要你再說話，普拉斯托夫同志。我希望你明天早晨把那水手的事情更詳細地報告我。

“……我還有事情要和你說，亞布藍……。現在請把房門關緊，你肯關嗎？哦，事情怎麼樣了？你還沒有偵查出那些英國人嗎？那些機敏的 John Bull* 呀！得了，他們不能夠躲藏得很久。他們總會出現的……。普拉察脫報告什麼呢？……那傢伙叫什麼名字？哈開嗎？哦，是的，哈開。好極了！沒有套着皮手套的。他不是羅刻特。只要我們能夠捉住他呀！現在另外還有一點事情，亞布藍。帕夫羅夫報告我關於那賭窟的事情。他說他們預備釋放那要犯波沙金。關於這案子，我有一點不大明白。請你自己去調查一下吧。你不必特別用這件事來麻煩自己。……你隨便好了……。現在沒有別的事了。我大概在六點鐘回來。如果高斯脫已經睡够了，請告訴他給我把克凡舒寧一家的案件預備好。我要親自審問那個年輕的。哦，達格尼斯還沒有向你報告過嗎？……他怎樣處理非尼珂夫呢？把他鎗斃了嗎？……什麼時候？……今天黎明時光嗎？……好的！用我名義拍個電報到莫斯科報告這件事。但得馬上就去報告！好，現在沒有別的事了。是的，關於波沙金的事情，請你澈查明白。一切事情

*英國人之通稱——譯者，意為‘約翰牛’